

絕美的森林道場 吉祥島傳奇

歐噴邁勒

2006年七月作者參訪泰國曼谷附近的吉祥島，
吉祥島是一座女眾道場，有一位特立獨行的女住持，
傳說，她有高超的神通，並且用特殊的方法帶領大眾修行。

因緣如是

很久以前就聽過在曼谷附近，有這麼一個地方——女人島。傳聞很聳動：那裡的住持神通很高超，會飛行。我一直想去見識一下。

兩年前，遇到一位去過那兒的法師，聽我問起女人島，她大笑：「甚麼女人島？是吉祥島！申請就可以去呀。」

2006年七月要去檳城講學前夕，一個新加坡學僧遞給我吉祥島的地址：「從馬來西亞檳城去曼谷很方便、很近喔！」嗯，非去不可。

到了檳城，向道友提這事，她說：「我認識一個專門帶團去吉祥島的領隊，我們八月就去。」

八月，多麼神聖的月份，多麼「吉祥」的日子。

關於傳說

一定要先介紹：我們是怎麼去的。

我們買的是 Air Asia 的便宜機票。有多便宜？據說曾有一元買定的（燃料費等另外加）。我們買約台幣一千多塊（單程）。搭這種貨機改裝的客機，當然服務就很陽春：沒有劃機位（隨便坐）、不提供飲料（要喝得用買的）。一開始即過儉樸生活，還真有那麼點苦修的意味。

候機時，團員們三三兩兩交換有關吉祥島的情報：大家稱這位女成就者為 Phra Me，泰文意思好像是「法境界的母親」。

Phra Me年輕時嫁給了一個非常富裕的男子，育有三個兒子。Phra Me入山前還經營著一家美容院，家庭生活非常幸福、豐足。

然而，Phra Me從小就對物質上的享受不感興趣，始終想的都是生死解脫的問題。

二十八歲那年，她下定決心要禁語。每天從美容院下班後，獨自一人走到郊外的屍陀林去觀修無常，第二天早上再回美容院上班，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五年。期間，Phra Me以巨大的毅力持守八關齋戒，並天天以紙條向丈夫請求允許她離家修行。

五年過後，首先是三個孩子被母親的苦行精神所打動，他們一起代母親向父親祈請，先生終於答應Phra Me的要求，答應她離家專心修行。

Phra Me選擇的道場——吉祥島，本是一個荒無人煙、滾滾桂河環繞的小島。

在這飛禽走獸出沒的荒島上，Phra Me一方面以居士的身分繼續修持，一方面闢建禪林，帶領弟子徒手從荊棘中打造出一片淨土。

嚴格的修持包括從正午十二點開始赤腳在熱沙上經行八小時。泰國的艷陽熾熱，因此雙腳被燙得通紅、全身皮膚暴裂、汗水像關不住



◎桂河環繞的吉祥島，本來是一處極為荒涼的原始林。
(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的水龍頭一樣汨汨往外淌、眼前直冒金星……，而Phra Me要求行者在八小時的經行中，不能片刻停頓、喝水、上廁所，要用正念來提攝、來扭轉心裡的妄念、苦念、畏難念，直到能所雙亡，空靈一片。

建設也是挑戰。從修築道路到蓋房子，完全「手工」，包括一尊尊莊嚴的佛像，也都是親自繪圖鑄模。

經過多年的努力，吉祥島成為莊嚴的女眾禪林，常住眾經常維持三百人左右。

Phra Me的願不止於此。她發願恢復祇樹給孤獨園，目前已領軍到印度，再次展現她無比的信願。也因此，這次我們無緣見到本尊。

領隊Jenny是檳城華裔，本來四處尋師訪道，遇到Phra Me後，成為忠誠的弟子，由於通曉中、英文，加上能說泰語，故發心負責帶團到吉祥島參訪、學習，推廣Phra Me的修行理念。

Jenny說入室弟子都要體驗「恐懼」。Phra Me讓他們在半夜進行繞荒島修行之舉——夜間獨自爬上後山的原始森林中，待到天亮才能下來。

爬山過程中，很多路段都必須用雙手攀援樹藤騰空而上。

這島上的山依然保持著原始的狀態，山洞中有各種猛獸毒蛇，還有人遇過大老虎。Phra Me即是用這種赤裸裸的方式讓人照見實相。

除了夜間登山，還讓他們隻身睡在一具玻璃棺材旁，棺材裡面是一具漸漸枯乾的女屍，旁邊放著人身的不清淨照片，讓人頓感所謂的俊男美女其實不過都是假象。

林林總總的分享，增添我們想親臨體驗的憧憬。

黑夜中的森林香

抵達曼谷機場已快七點。

接機的人帶我們去Phra Me的信徒家用藥石，因為領隊決定讓在家眾與道友跟我一起茹素，所以這一餐可說是臨時變出來的。主人煮



◎竹林深處，砌有石階，供人經行。排有專人灑掃，一塵不染。（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了一鍋稀飯供眾，並陸續炒青菜、榨豆漿。團員中有一對母女，母親不滿跟著吃素，嘀咕說：「泰國不是有很多美味食物嗎？」

其實這是領隊尊重吃素的人，我們並沒要求大家必須吃素，因為有的人沒有學佛，純粹想去吉祥島「看看」。

車子在夜色裡奔馳，到吉祥島約泰國時間十一點。

最後車子停在一座吊橋前。

一群身著白衣裙的女居士微笑迎接我們，引導我們跪在吊橋前頂禮山上的佛塔及護法神等。

拜下起身時，才發現：大塔是夜間島上唯一的光明處。

我們的行李被放在推車上，「原來這兒只是入口！」，我們還要步行一段才能抵住宿區。

在手電筒的照射下，看出泥土路上非常整潔，而兩旁的綠樹、竹叢也修整得鬱鬱菁菁，見不到一片落葉。

同行的女居士們中途先去大廳買白衣，我們則來到一棟二層樓的建築物前。樓下除了劃定一個角落為簡單的茶水區，空蕩蕩的大廳，擺了兩張床——原來要給我們兩個法師睡。

偌大的長方形空間，三面牆之外，開口這一邊「沒有門」，換言之，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們睡在那裡。

不管了，既來之，則安之。

先到對面的盥洗區沖涼。浴廁有兩大排，二十多間。進去一看，哇！潔白的瓷磚、馬桶，超級乾淨。剛出家的時候，師長總是教我們：到一個地方先看廚房，再看廁所。如果是道場，就加看大殿的整潔與否，即可見該處之興亡。而吉祥島是我走過中南半島佛教道場中，最乾淨的。

洗完衣服出來，發現床被抬到樓上去了。嗯，雖然與女居士處同一空間，但總比大剌剌地暴露在樓下好。有趣的是，樓上的窗也是鏤空的，並沒有裝窗戶，當然也沒有門。後來我才知道，吉祥島所有的建築都沒有門窗，這是Phra Me的創舉——讓人與大自然融為一體；放眼即是綠樹藍天，蚊蟲可自由出入穿梭，風雨得以拂面而來。

愜意的環境，躺下後，很快就入睡了。

沒有時間表的地方

凌晨三點多起板。

因其他人都還在睡，我悄悄下樓，朝對面有誦經聲的地方走去。

此處共修的女眾約百多人，均是剃髮的。Phra Me是居士，也為人圓頂？（後來向她們求證，原來並非出家。而是為了紀念佛陀出家兩千五百年，Phra Me授意某些入眾較久的女眾，圓頂明志。）

我坐在後面聽她們吟詠經句，感覺身似水洗。

課誦畢，她們有的離去，有的到樓下打坐，似乎各有其功課。

摸黑走著，唯一的光源仍然是來自山頂的大塔。

繞了一小段路，看到同團的人，她們在另一棟樓的大廳課誦。

早餐是麥片稀飯。跟領隊反應菜裡有蔥蒜，她應允可以為法師特別準備。

接下來是甚麼行程？沒人知道。

因有三位比丘住月亮島（吉祥島很大，島上劃分數小島，三位比丘獨立在月亮島

修行。因Phra Me是白衣，不能對比丘說法，比丘若想學，可聽錄音帶），而今天有人打齋，故八點就排隊托鉢（比丘每日托鉢一次——包含早、午齋）。

比丘尼排在男居士後面。

大夥都得赤腳走，草地上突然蹦出兩條蛇滑行過來，我看大家都若無其事的樣子，只好也強裝鎮定，繼續往前。

比丘受食法儀式很長，隨後又有誦經回向等，歷時一個多鐘頭。

比丘離開以後，她們請比丘尼給她們祝福，語言不同，於是唱結齋偈。

當然，我們不是這時吃午飯。

大夥到展示部參觀Phra Me和吉祥島的史跡介紹，琳瑯滿目的圖片和文字說明，讓人很容易得其梗概。

午後去臨河一間大廳（只有屋頂和柱子），聽Phra Me的錄音帶開示，內容是：如何建立修行的信心。

一直到了晚上，我終於忍不住問領隊：到底我們每天的活動時間安排如何——幾點早課、幾點吃飯、幾點參觀、何時可自由活動？

領隊回答：平常我們都已受夠朝九晚五的生活，所以吉祥島不要這種模式。Phra Me說，這兒沒有時間表，因為死亡隨時會來。

處處玄機

說是沒有時間表的地方，若你認為我們在這裡都很鬆散地度假，那可就錯了。因為接下來的三天，我們根本沒甚麼時間「睡覺」。

第二天早上，我選擇到森林裡獨自經行，五點左右，不知她們怎麼找到我的，一夥要前往月亮島！

到了「四面迎風」的大廳。因樓上比丘尚在用功，我們就在下面靜坐。

等比丘離開了，維那帶著我們一邊反覆吟唱：「佛陀是不貪、不

瞋、不癡」的讚頌，一邊經行。

托鉢完，搭車上山，要去佛塔朝聖。

如果不搭車上山，一趟路約要走3小時。團員中，一位太太和兩個子女就扶著中風的丈夫，每天上山兩次，禮拜佛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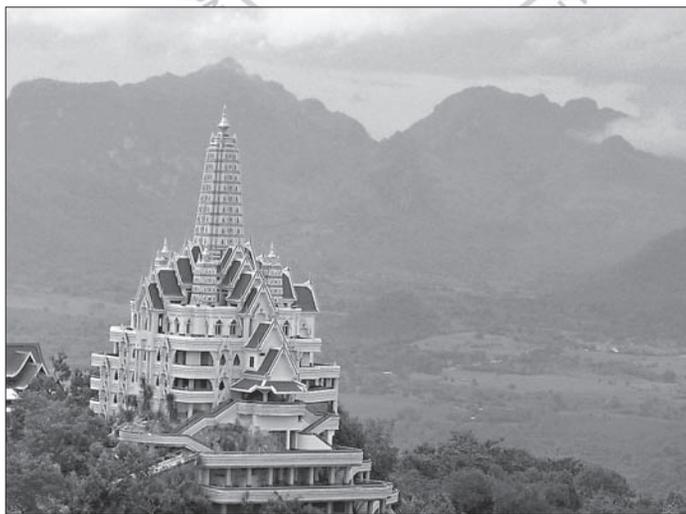
當然，即使是搭車，下車後還是要走十幾分鐘才到大塔。大塔底座有五層，本塔則仿菩提伽耶的建築——必須爬完五層底座，再往上行去。所以，單是要登頂，少說也還要數十分鐘。

順著樓級拜上去，每一層的佛像都有不同的容顏。領隊提醒我們，不要像觀光客急著攻頂，要慢慢地沿路反省：何以佛陀已成佛，而我們還在輪迴流浪？

從塔望出去，四周的山峰，峰峰都像一尊尊臥佛。

剛好也有學校帶數百位中學生來朝塔。不愧是佛教國家，每個學生都一臉虔敬，老師們還帶領她們拜佛、靜坐，場面莊嚴。

為了讓我們有充分的時間用功，中午即在塔附近的建築內用齋。除了菜餚、還有糕點、水果、汽水等。一間間房子雖然看起來樸雅到不行，但是都發揮很棒的功能；而附設的浴廁，也仍然和山下的一樣一塵不染，據說年年奪得泰國衛生部門評鑑首獎。



◎佛塔巍峨，讓人崇仰生信。佛塔背面，是一座座似臥佛的群山。（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餐後，應眾人要求，領隊帶我們去另一座山拜訪善知識。

善知識住的地方沒有路，只能在竹林和草叢中撥撩前進。我那慣壞的腳沒辦法適應粗礪的地面，只好穿鞋。心裡對那些赤著腳如履平地的居士真是佩服。一路行來，也見識到她們的信仰。他們認為每棵樹、每塊石頭都有神保護，因此對每件事、每個人都很謙虛、恭敬，同時謹守不侵犯、不毀謗、不講別人壞話的規約，難怪傳聞說她們活在梵天的境界。

到了山頂，才看見一幢高腳小屋矗立在上。

小屋的門關著。領隊說善知識在裡面，要我們先行頂禮。

然後，每個人有三分鐘小參時間。

我的戒臘最長，因此第一個進去參拜。

一進屋，門旋即闔上，老師與我當下面對面——是一具棺材。

依照指示，我躺進老師懷中，感受生命中最深刻的無言的教誨。

最後一晚是分享之夜，常住請來三個信徒來作見證。

年老的女居士說她的丈夫又窮又花心，讓她飽受虐待與折磨。有一回來吉祥島跟 Phra Me 訴苦，Phra Me 要她回家頂禮先生，並用更溫柔的態度對待他。就這樣，先生改變了，不只感情專一，經營的果園事業也蒸蒸日上，因此常常載一卡車一卡車的榴槤來吉祥島供養。

第二個信徒說她錢不多，但歡喜修供養，奇怪的是每次來吉祥島供養之後，總能心想事成。

另外一個是男眾，他的問題是太太跟一個高官搞婚外情，他想要報復卻不敵權貴。心灰意冷之餘，喝得醉醺醺到吉祥島要上吊。Phra Me 及時出現，叫他去幫忙搬木頭蓋房子，他迷迷糊糊扛了一夜木頭，累睡三天，醒來聽從 Phra Me 的開示——回家後勿再對太太追究。一返家，太太也回來了，從此家庭和樂。

還有人為失眠所苦，Phra Me 讓他們到吉祥島做苦工，多能不藥

而癒。

有人請問 Phra Me 對弟子和居士的教導內容，她答覆說，會因為在家和專志修行者而有不同。但大底是以五戒、八戒和孝順、慈悲、尊重等為日常修持內容。

有人好奇何以 Phra Me 甚麼都會，她回答說，她前世曾經是中國的公主，學過很多事。

至於何以到處都這麼乾淨？答案很有禪意：因為這是佛地。

如果人眾有衝突，Phra Me 會如何處理？她們說 Phra Me 會不吃飯，直到諍事平息；或者，Phra Me 會讓肇事者去墳場經行，反省：人生有什麼好計較的。

Phra Me 領眾有一套：讓新入眾住好一點的房子，老眾則住破舊的茅屋。通常女眾會執取、蓄積物品，Phra Me 對這種弟子的教導是每年令其獨自搬家，經過輪換、搬遷之累，即會自動棄捨一些家當。而 Phra Me 住的是怎樣的房子？她們說明天會看到。

講心得時，我衷心地讚歎這兒正報和依報都很棒，除了 Phra Me 個人的感召力，其他同行同願的人也有功。業力雖大，但大家的願力改變了一切。

真！善！美！

托鉢完去參觀 Phra Me 的住所：沒有牆，沒有門窗，只有屋頂。亭子裡只擺一張床——那床還是打坐用的，因為 Phra Me 不倒單，我想這大概是全世界最簡陋的住持宿舍。

回程經過一處墳場，領隊讓我們在那裡禮佛，於佛像前繞三匝。

同時，我們也看到一區區的住眾茅棚。

留意的話，路邊間或有涼亭，地板是整片架高打光的優質木板，這是供人隨時可以坐下來打坐用的（如果是雨天）。還有，樹下的巨石也多磨平成各種造型，方便行者靜坐。



◎圖上：Phra Me的茅蓬，坐床因主人去印度故覆蓋。圖中：林木掩映，一間間住眾的安居靜修小屋。圖下：母子檔團員——孩子頂禮母親，向母親求懺悔。（照片提供：歐噴邁勒）

但這裡沒有種菜、也沒有果樹，因為Phra Me說，好好修行的話，想吃自然有人會供養。

修供養時我為父親及支助我的護法，獻上一些心意。臨別前有一個懺悔禮：首先向佛求懺悔；然後由法師代表僧寶接受禮懺；最後請同團兩位老者充當母親，接受大眾懺悔，兩老泣不成聲（因為據說她們的兒女不太孝順，如今大家頂禮她們，令她們唏噓淚下）；然後是本團夫妻檔及母子檔等的頂禮懺悔，場面感人。

由於要搭火車回檳城，所以用完「最後的午餐」後，我們就乘上沒有空調的遊覽車離開吉祥島——這塊充滿真善美的人間淨土，有幾位住眾還熱誠地隨車送我們到火車站。

自始至終，我沒有問及Phra Me顯神通的事，並非我忘記，而是體驗了島上的生活之後，我想我應該要知道：什麼才是修行的重點。📍